

自 12 轶事

自 12 曲大健

前言

本篇集结短文所述,均为自 81 级历年积累之绯闻轶事,编纂成册,演义我等青春岁月,供诸位闲暇时翻阅消遣。然即为演义,不免道听途说,外带添油加醋。屏气细看,对号入座,做到被夸好事不骄,被揭囧事不恼,自应是我辈美德。望大家发扬娱乐到底之精神,与往日青春岁月的伙伴们共勉。

为保我等陈年秘史不被秘书泄露,影响和谐,遂对敏感之处涉事人员姓名加以代号。敬请原谅。

帮厨

记得那时学校还有规定,各系各班轮流到所就餐食堂帮厨劳动,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一个环节。轮到自 12 帮厨的日子,我班决定分宿舍轮番上阵,每宿舍负责一天。

是日早上 115 宿舍的各位同学在老王的带领之下,披星戴月,兴奋难耐地赶往七食堂准备早餐。各位除了踊跃练习往热油滚滚的大锅里抛掷油饼的技艺以外,还好好地过了一下用大铁铲在锅里搅合大米粥的瘾。欢声笑语不止,不断为自己厨艺的长进而沾沾自喜。

值得一提的是挥仔同学,不但在当天早餐时创下一口气吃掉 7 个油饼的佳绩,看得众位厨师心惊胆颤,禁不住连连劝阻,还主动要求站台卖饭,锻炼自己的商业经营能力。此诉求得到师傅们的首肯后,挥仔同学欣然走上了售卖油饼的岗位。当时心下暗喜,自忖当利用此职权为同学们更好地服务一回才是。具体方法是在本班相熟同学付出五分饭票(还是二分,此处记不清楚了)求购油饼的时候,微笑将油饼用大铁夹子递上,并找回台面上最大面值的饭票(或二角,或一角。彼时通货膨胀尚处于地板水平,学校并未发放大面值的饭票。不过回想挥仔同学的行为,食堂方面当为自己之决定庆幸不已!),同时以谦恭之态度,表达欢迎再次光临之意。可叹好景不长,胖师傅来柜台检查工作时,发现挥仔同学负责的柜台只有五分以下面值的饭票寥寥数张,与往日之收入甚是不符,心下对挥仔同学的经商才能及赔钱本领诧异不已。遂果断解除其职务,送回厨房锻炼反



省。

我等感叹挥仔同学之急不可耐，使机会坐失。如能妥当按捺激情，待午饭时出手，收益岂不更丰？唉！

金工实习

入学以后对大家的第一次大规模动手能力考验就是金工实习。车、铣、刨、磨、钳、焊、铸，一应俱全，甚是过瘾！

先说车工实习。大家在师傅操作讲解之后，踊跃站上操作台，发扬初生牛犊不怕虎之精神，大车特车，见啥车啥，毫无惧色。记得文彪（亦或是赵建伟，不能确信）同学所在之车床与我相邻，一前一后，每当车出一段漂亮的螺旋状铁屑后，彼此相互炫耀，比试长短。由于师傅提供之铁棒长度有限，阻我等不能尽情车出更长之螺旋铁屑，甚是郁闷。还是文彪同学有办法，径自往车间料场，寻得一更长铁棒，欲一较高下。锁紧三爪卡盘、对心、进刀，一切顺利。眼见螺旋状铁屑越积越长，文彪同学禁不住喜形于色，回首招我观看成绩，以为此次必赢无疑。可再回头看自己的成果时，只见长长的螺旋状铁屑已经变成了一条铁鞭，随卡盘转动上下飞舞，接触到身上脸上便是一条血痕，其状甚是可怖。幸得文彪同学不顾危险，奋身关掉车床开关，始阻危害继续。自此我等遂放弃此类危险较量，归入正途。

耳闻同期实习的计算机系一学姐，一时兴起，下手过猛，进刀无度，恍惚之中几乎将三爪与卡盘车成平面，学姐自此得名“爪儿姐”，作为金工实习的留念。

与车工比起来，钳工那是费力得多了。寒冷的天气里，在台钳上没锉几下，各位便浑身冒汗，必得宽衣。钳工作业是做一个铁锤，坯料已经由铣床做好，我等除去需将其表面锉成规定的 dimension 外，还需在其上钻空一个，以便安装锤子把手。师傅事先交代：车工怕车杆儿，钳工怕掏眼儿。意嘱大家此项工作有难度。可是这点小事，岂能将我等吓住。大家踊跃纷纷，在钻床上将成型铁坯钻出俩眼儿，再在台钳上用铁锉打磨成规定形状大小，其中乐趣，自不待言。规定交作业的时间到了，各人奉上作品，请师傅检查打分。当师傅拿到 Z 同学的作品时，当下感觉与众不同，再三仔细观瞧，才发现 Z 同学将眼儿掏错了方向，硬是将锤子变成了斧头，令人哭笑不得。

此件作品后被师傅悬挂于钳工车间门口，当作范例，警示后人。不知有多少学弟学妹从此得到启示，最终在钳工实习上得了一个好分数。但他们应该记住那是 Z 同学的“牺牲”换来的，当不忘谢恩才是。

考试纪事

想当年我等得入清华，哪个在考场上不是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入学以后自忖也应奋勇如旧，当继续披荆斩棘。但世事难料，渐渐体会到大学里难过关的课原来也是很多的！

本系最难考的课程好像《微机原理》算得上一门。此课是由朱亚青老师讲授的，好像还有期中考试。记得考试前一天，某班的两位哥儿们在宿舍因为琐事吵架拌嘴，状甚

激烈。其中一人落了下风，被大家拉开后愤然而去，及至晚上熄灯时间还不知所踪。晚上全班在郑兵等班干部的率领下找遍校园的各个角落，低头看水沟，抬头望树杈，而后又将搜索范围扩大至圆明园中，却始终未有寻获，甚是沮丧。可是第二天一早，失踪的这哥儿们却全须全尾地回到了班里。原来不过是心情郁闷，到亲戚家去过了一夜而已。可却害惨了一夜未睡地班里各位兄弟姐妹，第二天考试精神萎靡，不知道怎么过来的。据说这哥儿们自打离开清华以后，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那是成功得很！想起当年在班里所受的委屈，却至今不能释怀。收到聚会邀请毅然决定不来赴约，但修书一封，信中骄傲地历数自己经年所得之成就，包括婚姻N次，后代若干，让你们看看！

本科时最常听到各位外系同学谈论的即是著名的《随机过程》。均言此课异常艰难，每次考试必得将各位所得分数开方乘十，才能使班上保持正常的及格率，听得我等胆寒。当然也有如李楠学姐这样的猛人，一战扬威，名留校史。但是其他如我等俗人想来，只能默默祈祷今生不要与陆大渝教授狭路相逢，否则必定片甲无归。其后得知此课竟非我自动化系本科必修课程，心下不禁暗喜。

可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及至研一年级的時候，此课终于出现在必修课名单之中，与我等狭路相逢。

记得授课教师是来自应用数学系的林老师，几堂课下来，我等即知此课难度，遂群策群力，未雨绸缪，开始计划期末考试过关之事。经与林老师多番切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得老林恩准，只要大家准时上课，期末考试可采用小组论文答辩的方式。大家一听喜出望外，连夸老师不拘旧制，实乃改革先锋。且每每相邀上课，并互相督促，以免缺勤。

及至期末，老林看各位出勤辛苦，果然没有食言。但是另外又说每班需选出几人参加笔试，这一变故不禁又让大家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日日不安，唯恐自己的名字被老林惦记上。记得我班抽到参加笔试的是安亚凡同学（是否有别的同学被抽到不记得了，抱歉！）。安老大端的是一条好汉，从容上阵，慷慨赴试，好像是考出80多分的佳绩，让我等佩服得五体投地！

据说考试那天情况惨烈异常。老林为了不让自己的课上不小心再出一个张铁生（被迫的），使自己师名受损，特意撒下大网，出了30多道题。考试从早上第一节课一直持续到晚饭时光，各位难兄难弟考到疲惫之时，每做出一道题即请示老林是否可以了，一旦老林点头（意味着可以及格了），即弃卷而去。可怜那些屡屡请示而不得的同学，欲哭无泪，实在可怜，估计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此刻的经历。

考试完后，有一次和研五的人聊天时，才得知此次考试背后的缘由。原来研五也有这门课，而且也是老林授课。几节课过后，这帮哥儿们要挂的感觉比我等犹强，打定了主意，一定要逃过笔试这一关。于是选拔巧舌如簧之人组成劝说团，肩负全班众望，轮番上阵劝说老林摒弃传统的观念而采用“全新”的考试方式。当老林犹疑之时，尔等即将此事提到考试改革的高度上来，曰一旦此次改革成功，老林必将名留青史，为千秋万代之后世学子所感念。老林心下一动，随即应允。期末时各位果然轻松过关，不禁雀跃不已。可在考试后的座谈会上，老林让研五各位对此次改革提提意见时，研五的这哥儿几位却动起了邪念，竟然得便宜卖乖地说：此课还是应该笔试为宜，否则各位修课同学的印象不够深。我去，其用心何其险恶！竟试图将我研六众兄弟置于死地。还好老林立场坚定（好人啊！），未轻易走回老路，否则我等前途未为可知。

大大小小的考试贯穿我等十几年寒窗苦旅。一直到多年以后，还时常会梦回考场。所梦情形大



同小异，不外是到交卷时刻才发现竟然考卷反面的题还一道未做，随即一身冷汗从梦中惊醒，恍惚之中一时竟不知今夕何夕，身在何处，呜呼！

实验课纪事

作为工科生，动手能力自是基本要求，所以各种实验课、实习也是大学期间必不可少的。

记得本科期间除去金工实习以外，还有几次比较大的实验课，在此值得一提。

当年的化学实验课在化学馆，化学馆虽然是老建筑，颇有老清华的风貌。但是地处清华西北角，属于郊区，每次上课觉得要跑很久才到。记得用天平称铁屑和药品的时候手一抖就要重来，屡次三番，闹得沮丧得很。

再记得一个实验课是模拟电子课程的内容，就是做一个 TCL 电路放大器。每人发一套器件，埋头焊在做好的电路板上。成果评价就是将所做的放大器连在砖头录音机的输出上，放出到喇叭里听音色，老师以音色打分，判定是否完成任务。记得我班放音的时候用的是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结果一连几个晚上实验室里都飘着靡靡之音，引得隔壁实验室的老师心旌摇荡，也过来听，听过之后还难免评价几句此歌实在消磨意志等等，现在想来甚是可笑。

最值得一提的是电机拖动的实验课。记得实验是在西主楼三区电机系的实验室里进行，老师是瞿文龙，也来自于电机系。第一堂上课之前，瞿老师即谆谆教导，告诉我等各个电力电容和变阻箱的厉害之处，粗心大意会使同学触电送命，酿成悲剧。但是我等哪有这般强电经验，对老师的教导表面点头应承，实际并不以为然。

记得实验课安排在下午，大家午睡起来还没进入状态即匆匆上阵。一天上课时，阿钢同学在测完电流电压以后，顺手把测试线及夹具向实验台后一撩，当场造成短路跳闸。瞿老师在检查完事故原因并教训了阿钢以后，令其他同学将变阻器归位（顺便说一句，当年学艺不精，就是记不清楚电机启动时变阻器应该放在最大还是最小，对不起瞿老师，实在惭愧），然后亲自合上电闸。这时只听实验室里猛然传出由小到大、由缓而急的防空警报声，大家正在诧异，只见瞿老师一个箭步跳将过去，迅速拉开电闸，随后一声大叫：电机烧了！这时我等才醒悟过来，原来警报声实是由电机转子超速发出，平生第一次听到。

这一次瞿老师大叫之后，并未追究，只是如此三番叮嘱大家转子超速的危险性，并嘱咐电机启动时滑动变阻器应处的位置（还是记不住！），随即又去合闸。这一次开始倒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只见电闸合上时飘出一个橙子大小的球形闪电，顺着瞿老师的肩膀缓缓滑落到地板上，飘然而去。这一次瞿老师禁不住暴怒，一把拉开电闸，大叫：这、这是要出人命的！随即逐个实验台检查，发现肇事者乃付毅峰，崔苑，田玉平和谢航 M4 实验组合（是你们四个吧？）。结果愤然将几位请到实验室门口，面壁重读墙上张贴的实验守则，要求每人都能熟记背诵并经过瞿老师检查后方能重新开始实验，实验做完才能回家。可怜几位一直到天擦黑才最后完成实验，回到宿舍吃饭。在我等没心没肺的嘲笑中，一言不发，甚是可怜。

电机拖动实验中，为了照顾女生，我班分组时采取男女搭配方案，甚是贴心。实验中用到一个很大的电力滑动变阻箱，像个过去农村压面用的碌碡一样大。开始不觉得有什么，直到有一天实验将近结束时，与老王一组的某美女（记不得是谁了）将实验数据记录纸掉在变阻箱上，结果记录纸

一下子就烧起来了。一下午的实验记录数据霎时间付之一炬，害得整个实验还要来过。这时才知道原来这个家伙这么热，万一不小心坐到上面的话，屁股就要够呛！

实习之一：黄山险遇

暑期生产实习是大学五年时间里的重要事件。鉴于当时旅游之风气新起，绝大多数同学游山玩水的经历都非常有限，所以对异地实习及可能随之而来的一览祖国大好山水的机会非常期盼，时时遐想不已，有时竟至夜不能寐。

我班（自12）自控教研组的诸位同学有幸获得远赴上海实习的机会后雀跃不已，制定了详细之沿途观光计划后便欣然上路，乘京沪线南下。一路上欢声笑语自不待说，时时更有惊人之语诠释所过地名，让大家捧腹。清晨火车停靠山东境内一站，有同学睡眼朦胧问所停靠何处，挥仔答曰：“滚州”，各位遂于捧腹中醒来。

早闻黄山美名，可惜未能见面。我班几位同学遂于中途落车，相邀游览黄山，以了心愿。及至山下之时，天色已然显晚，大伙犹豫之际，又是挥仔力主上山，誓于天亮之前攀上黄山之颠，欣赏日出之壮美。各位随行同学听来有理，遂携手前行。

当几位攀上途中的第二座山头，天色已暗。突然乌云遮月，四下登时漆黑一片，欲伸手试探，乖乖，眼前五指难见。按老王、明贵事后描述，从此始知啥叫伸手不见五指，体会尤深。几位处于山头方寸平台之地，不敢贸然前行。遂决定原地休息，待乌云散去。可是天公不作美，不仅乌云当头不去，山上天气又变寒冷异常，全不似盛夏之时。各位背心短裤实不能堪，抖成一团，筛糠不已。四下摸索探查，发现一木片树枝围成之简陋野外方便之所，大喜过望，不顾异味，纷纷涌入其中以求遮蔽风寒，端的是狼狈不堪。还好并无外人看见，否则我等清华学子英名岂不毁于一旦？！

所幸此后再无磨难，山顶所遇之事遂成一路解忧之笑料。

实习之二：海滩艳遇

相比奔赴上海的自动化教研组一队，控制理论教研组的各位更是幸运奔赴海边优美度假地青岛实习。大海，沙滩，蓝天，满目美景；再有盛夏之酷暑天气外加营养丰富之海鲜大餐，各位内心萌动自是可想而知。

一日几位相邀于海滩洗“海澡”，晒日光浴，打望美女。京城阔少M同学不改少年狂，风流本色，言语搭讪相邻之“青岛大嫚儿”。惜彼时改革开放初期，红高粱尚未上映，民风不开，风情未解。若在今日，以M同学之相貌之堂堂，搭讪技巧之高超，俘获此等美女岂在话下。英俊少年，火辣美女，共同上演一出艳遇大戏，当流芳自动化系野史，为后生晚辈羡慕榜样。可叹当时，“大嫚儿”作风扭捏，慢解风情，未能对M同学之搭讪及时做出回应。谁料美女少年正在僵持之际，旁边几位大汉却呈狗拿耗子之能事，上前搅局。认为M同学外地口音，初来乍到，不通地规，欲横刀夺去美女资源，不能放任，愤而上前“讲数”。

M同学正享受阳光美女之际，几位凶神恶煞般黑皮大汉围上近前，小布褂儿一脱，我靠，只见其左右两臂膀各纹张牙舞爪之恶龙一条，胸前另纹一只恶鹰，再加横眉立目，状甚恐怖。想我等儒雅之辈，来去象牙塔中，哪见过这等阵仗。嘴上虽硬，心下难免惊慌。遂遵好汉不吃眼前亏之古训，披衣提鞋，簇拥一团，落荒而去。



及至公交车站等车之际，大伙检点衣鞋等物，龙哥发现有几只无主男鞋混于自己所收敛之物当中，观其状大小，疑属上述前来挑衅大汉们之物。遂果断将其抛弃于路旁污水沟之中，一泄愤怒之情。

实习之三：上海纪事

当日大学班级同学来自五湖四海，各怀报国之心，兼有绝艺在身，无人敢小觑怠慢。

话说我班 M 同学，来自三湘之地。当地民风剽悍，远有曾、左、胡、彭中兴名帅及手下善战之湘军兵勇，所向无敌；近有建国领袖及开国将帅若干，英雄辈出，为其它地域所罕见。从来就有英雄配美人之例，此处亦不落外。当地美女成群，自古有多情之誉，引得众多后生，竟英雄之名。

M 同学面相憨厚，学习成绩优秀，兼有一手排球绝技，文武双全，当年自是众多纯情少女的倾慕对象。闻知 M 同学金榜高中，鱼跃龙门，小妹仿当年十送红军之意，手绣鞋垫数双相赠，双双鲜红颜色，绣并蒂莲花。一佑此一去山高水长，一路保重；二盼早日学成回乡，男耕女织，再续情意绵绵。村口送别，执手相望，泪眼婆娑。

M 同学虽在异乡为异客，然其憨厚面目依旧为广大 MM 视为可托终身之人，所以桃花运如旧，与我等懵懂中求索之人相较，可谓天上地下，比无可比。刚刚入学之际，常见一体院美女来访 M 同学，其面目姣好端庄，身材结实苗条。同舍其余几位，莫不口上心中艳羡不已。每每向 M 同学讨教交友绝技，却被其屡屡搪塞，不顾余等责其见色忘友，密而不传。

及至上海实习之日，M 同学又挡不住命犯桃花，留情一段。

话说实习之地乃电子管厂，位于上海郊区嘉定，年轻女工居多。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尚未开放，广大上海居民还只能从昔日的繁华中求得身为大上海人的骄傲。嘉定更加无法和如今相比，既无赛车场，又无同济大学新校区。整个一个乡村。忽见一群来自学子圣地清华之昂扬少年，不管胖瘦、高矮、丑美、黑白，个个谈吐挥洒，纵横捭阖，均有改天换地、粪土当年万户侯之冲天豪情，厂里大叔大妈像是看到国家未来，民族中兴，工作生活，自是处处关心，不愿稍有怠慢。

M 同学身居班级头领要职，出头露面，联络厂方，行事妥当，才华毕露，深得厂里大叔大婶欣赏，赞其有毛脚上门女婿之潜力，乃热心撮合，企图招赘。厂里众 MM 中也有一人，时时接近 M 同学，畅谈理想，讨教知识，似有爱慕之情。M 同学历尽情场，岂是不解风情之人。但想到学业尚未成功，同学仍需努力之鞭策，踟躇犹豫不能立决。向同舍众友讨教前途对策，却不料众人苦口婆心，谆谆教诲，均劝其悬崖勒马，浪子回头。彼虽心有不甘，但仍勉强从了多数之意，斩断情丝。据熟悉内情之人后来透露，当时小妹闻讯，伤心不已至潸然泪下。

时光飞逝，沧海桑田。当年之花季少女已嫁作人妇，英俊少年也早已娶妻生子，事业有成。茶酒之余，怀想往事，可还记得当年？

想起当初田教授常摇之折扇上书有：自古姻缘，千里线牵。看来那时还是姻缘未到，也勉强不了。

就像戏词里所唱：昨日少年今日老，山依旧好，人憔悴了。

曲大健，1993 年自动化系博士毕业后即入外企，先后就职于 Motorola, Tektronix, AMD, Freescale 和 NXP。职场蹉跎，辗转虽多，但始终专注于通信和半导体应用开发领域，专长于有线无线通信，网络设备研发，数据中心设备研发及物联网研发。